

# 南京大毒枭“红姐”如何落网

解放初期那场干净彻底的肃毒行动，使得南京有近四十年时间与毒品绝缘。但是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南京又出现了吸毒的人群。当时，南京的涉毒群体主要是南下人员染毒后回宁人员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南京慢慢成为毒品贩卖的过境地，在贩卖过程中有一部分毒品被就地消化，吸毒群体开始不断扩大。而江苏省其他地区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。

面对严峻的形势，1997年，江苏警方将缉毒警察作为单列警种划出，自省公安厅至基层公安机关大多设立了缉毒队，专门打击毒品犯罪，成果丰硕。就在2001年，缉毒警察们破获了建国以来南京最大的一宗贩毒大案。

## 手机抢劫案将民警视线引向毒品交易

2000年9月份，鼓楼区发生了一起抢劫手机案件，四名小伙子当街抢走一位市民的手机后逃窜。几天后，抢走手机的四名嫌疑人便悉数落网，全部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。四人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，很快交代了作案经过。

民警在了解赃物去向时，意外得知，四名小伙子将手机变卖后，换来了3克毒品，全部吸掉了。四人都有好几年的吸毒史，他们从哪儿弄来的“粉”？一番较量后，一名小伙子终于供认，他们吸食毒品是从一个叫黄俊的安徽人手中买的，每次4克左右，大概能吸食一星期左右。

根据这条线索，刑警将毒贩黄俊“钓”到手。黄俊对贩毒之事百般抵赖。民警感觉此人背后有“货”，于是从外围展开调查。很快，吸毒人员刘儿和孙婷进入了警方的视线。刘儿28岁、孙婷26岁，两人是男女朋友，在建邺区租了一套房子同居，同为“粉友”。

通过三天三夜伏击守候，刘儿和孙婷在租住处吸毒时，被民警抓个正着。人赃俱获，两人很快交代了多次从黄俊手上购买毒品的事实，并主动交代了还从一名叫赵金的大户手上拿货的事实。据此，民警又循线追踪，抓获了赵金，并当场从其身上搜出毒品20余克。

## 保命要紧，马仔供出大毒枭“红姐”

“我全交代，全部交代，你们千万得放我一条生路啊！”37岁的赵金是个“四进宫”人员，坐了十多年的牢，刚刚出狱就重操旧业，自知罪孽深重，为了戴罪立功，他不仅和盘托出自己的罪行，还供出一个叫“小胡子”的上线。

“小胡子”经常来往于广州和南京，每次都能从广州拿回上千克的货，然后分发给南京的很多下家，“半年的时间，光我就从他那里拿了1000多克的货。”

“如果赵金所说属实，这个‘小胡子’可是条大鱼啊！”办案民警感觉此事重大，迅速向上级公安机关请示，专案组迅速成立。这个并不起眼的专案组，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他们已经和南京最大的毒枭开始了较量。

缉拿“小胡子”的行动在2000年12月29日的一个雨夜里展开。办案民警一直守候到凌晨1点多钟，一个小个子男人进入了伏击圈，刑警一拥而上将其按倒。当看清楚面前站的是警察时，这个浑身酒气的家伙当时就瘫倒在地，连声哀喊着“完蛋了，头保不住了”。民警当场从其身上缴获用3包香烟盒分装的100余克海洛因。随后，又从他暂住地床底下搜出一个密码箱，里面藏有海洛因220克。

“小胡子”坐过6次牢，前半辈子几乎都是在牢房里度过的，贩卖320克海洛因意味着什么，他很清楚。为了保命，他一口气交代了所有知道的情况，隐身幕后的“红姐”终于浮出水面。

## “红姐”出手阔绰，让毒犯刮目相看

“红姐”是谁？尽管“小胡子”与其沟通较多，但事实上，他连“红姐”的真实姓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2000年2月份，“小胡子”刑满释放后，重新操起贩毒旧业。但怎么才能拿到又便宜质量又好的货呢？“小胡子”挖空心思，找到了原来的牢友，牢友很热情，见“小胡子”确实想干事，就把他介绍给了一名在广州叫做“红姐”的江西籍女子。第一次见面，这个长得柔柔弱弱的女子，一下子掏出了一包海洛因，一称，足足有1500克，吓得“小胡子”浑身哆嗦，于是对其刮目相看。

“这可是个财神爷啊！”为了抓住这个老板，“小胡子”使出浑身解数，每次去广州，都忘不了给“红姐”带一些盐水鸭等土特产，什么首饰啊、水晶啊之类的小玩意，更是不断，每每惹得“红姐”眉开眼笑。“小胡子”的殷勤，很快换来实惠，“红姐”对其格外关照，供货量不断增加，300克、600克、一直到每次1000多克。

与此同时，“小胡子”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坦，购置两套房子后，他很快又为自己购置了一辆20多万元的轿车。

“红姐”出手之阔绰，让专案组民警大吃一惊，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直接指示下，专案组规格迅速上升，一场抓捕建国以来南京最大毒枭的战斗由此拉开了帷幕。



缉毒警察出现在打击毒品犯罪的第一线 资料图片

## 小毒贩到期末拿货，“红姐”心生疑窦

这可是一场恶战！专案组民警立下“军令状”，发誓要将这个大毒枭缉拿归案。但说归说，真正做起来，民警发现难度相当的大。

首先，按照“小胡子”交代的广州接头地点附近的情况，一路民警迅速赶往广州展开地毯式排查，但进展不利，“红姐”租住的房子早已人去楼空。而民警安排“小胡子”主动联系“红姐”拿货，但“红姐”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

“难道她已经得知了消息，逃走了？”民警想来想去，实在想不出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就在专案组工作陷入尴尬时，“小胡子”的手机响了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不出现？”尽管来电是个陌生号码，但“小胡子”一下子就听了出来，来电的是“红姐”。原来，按照此前的惯例，这一天，正是“小胡子”拿货的日子。

“这几天去一个山区给你弄点土特产，结果爬山的时候把腿摔伤了，耽搁了几天。三天后我能到，老地方见。”按照民警的指示，“小胡子”不动声色。两天后，即2001年1月7日晚8点多钟，刑警押着“小胡子”来到了南京火车站，借着火车站特有的噪声，“小胡子”拨打了“红姐”的电话，告知其正在上火车，“明天凌晨，火车站老地方等我！”

但随后，事情发生变化。当晚12时许，“红姐”突然打电话给“小胡子”，“听说你出事了，你要我，你也太把老娘看扁了！”一心要将功赎罪的“小胡子”吓得脸都变绿了，急忙辩解：“你触我霉头啊！我都上火车了，被抓了，我怎么打电话给你。”

但“红姐”根本不理睬，当即挂断了电话。与此同时，广州方面传来消息：“红姐”失踪，手机失去信号。

## 火车站“红姐”被擒，欲用百万脱身

“很有可能是个烟幕弹！”几经分析后，专案组指挥长确认民警的工作“天衣无缝”，极有可能是“红姐”在试探虚实。于是，指挥长指示广州民警，迅速前往火车站，部署警力，形成包围圈，做好收网准备。与此同时，“小胡子”设法继续与“红姐”联络。

但“小胡子”神情沮丧，认定自己立功无望，蹲在地上开始写起遗书，对身边看押他的民警交待起了身后事。

1月9日凌晨5点45分，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后，“小胡子”终于拨通了“红姐”的手机，电话那头，“红姐”态度很冷，只是简单地说了句，“老地方见”，之后就关机了。

6点刚过，一个身材矮小、脑袋较大、身穿红色上衣、头上别

着两只黄色发夹的年轻女子出现在了火车站广场。按照民警指示，“小胡子”在南京不停地拨打“红姐”的手机，一通一挂。而在广州火车站站前广场，一名女子不断地抬头、低头，看着手机不断响起。

“就是她！”正在广州火车站布控的便衣民警已经发现了“红姐”，带队的刑警低声喊了一句“红姐”，就在“红姐”下意识转头的瞬间，民警冲上前，一个反扑，“红姐”被摔倒在地。冰冷的水泥地面，让“红姐”感受到了冬天的凉意。

“放了我，给你们100万。”“红姐”显然不甘心这样结束，在被推上汽车前，她大喊，希望民警跟她做个交易。但民警全部默不作声，“红姐”被狠狠地推上了车。

## 两年贩毒20多公斤 大毒枭名副其实

“红姐”真名叫王红，江西人，家有3个弟妹，她于1996年来到深圳的一家服装厂打工，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贩毒男子朱军，两人非法同居并生了两个女儿，靠贩毒为生。1998年，朱军被抓后，因贩毒罪被判处无期徒刑。但这一事件并没有让王红停下贩毒的步伐，相反，能迅速攫取高额利润的贩毒生意，早已让王红疯狂，在金钱的诱惑驱使下，她铤而走险，利用朱军原有的贩毒网络继续扩大“生意”，并把其弟王勇、妹妹王清拉下了水。

短短两年时间，王红便先后为自己购置了三套豪宅，全部进行了豪华装修。此外，为了出行方便，她还购置了一辆价值近百万元的凌志轿车，供贩运毒品。仅两年时间，从王红手上贩出去的毒品就高达20多公斤。

这么多毒品，王红又是从哪里运来的呢？随着审查的深入，一个由云南到广州的贩毒网络逐渐呈现在民警面前，而一个由王红操控的地下毒品加工厂也露出真容。

原来，王红的上家是云南人李某，按照王红和李某的约定，王红将购毒款从银行汇出，收到钱后，李某将毒品装入压路机的碾子里，再用大货车将压路机运到广州王红的地下“加工厂”里，工人将咖啡伴侣等按照3:1的比例混入海洛因中，再制成块状出售，形成了产销一条龙“毒品流水线”，总交易额累计超过亿元。

## 警察设下钓饵 大小吸毒者纷纷上钩



毒贩一旦被捕，瘾君子们就要“断货”了 资料图片

操控大半个南京城的毒网被拆除，幕后大老板被擒，自以为案件已经结束的民警没想到，购买毒品的电话还是不断响起，于是，民警假扮“马仔”，一个一个毒贩子钻进了口袋。

“王红家里老人过世，她回老家奔丧去了，‘生意’暂时由我打理！”在电话中，民警一遍一遍地跟那些打来电话要货的下家解释，就这样，大鱼小鱼纷纷自投罗网。

一个自称小刘的南京妇女对民警说急需1000克货，2月1日就飞到广州。为了便于相认，民警让其带上两只板鸭和两条南京香烟拎在手里，1日下午，刘某在禄口机场被抓，应她之邀到广州鉴定毒品品质的吸毒女“小燕子”也同时被擒。“小燕子”有两三年的吸毒史，时间不长，但却具有丰富的毒品鉴别能力，平时没有什么吸毒来源，主要靠帮刘某的“生意”赚点外快。而顺着这条线，警方又挖出一个“贩毒世家”。

刘某的丈夫胡俊，在南京“道”上赫赫有名，吸、贩毒样样在行，尽管因吸毒过量导致小脑瘫痪，但他还坐在轮椅上指挥老婆贩毒。胡家有三个弟，个个精明能干，早年联手贩毒，因分赃不均，三兄弟分开做，一个比一个做得凶，每次进货都是上千克，三个妯娌也不甘落后，老大胡斌的老婆孩子还未满月，她就抱着孩子南下进货。2月1日晚，这个“贩毒世家”被彻底摧毁。

最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，因为王红在南京的毒品供货源被切断，一时间，南京市场上的海洛因价格疯涨，从150元1克一路飙升到330元1克。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田雪亭



晶莹剔透的冰毒，毒害了瘾君子，也为毒贩们带来了巨额财富 资料图片